

“不守规矩”自有魅力

中国现代美术史诸大家中，刘海粟是我最为钦佩的。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艺术成就最大，声望最高，恰恰相反，刘海粟一生，无论为人、私德还是艺术成就，都是争议不断，毁誉参半。

但是，也很少有艺术家像刘海粟这样，一生大起大落，精彩纷呈。顺利时牛逼哄哄，落魄时也不言败。只要抓住机会，总有办法东山再起。刘海粟视野开阔，阅历丰富，充满自信和霸气。刘海粟不是一位循规蹈矩的艺术家，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画家，他的艺术血脉中，奔腾着“破坏”的血液，当然，也是创造的血液。在20世纪的中国艺坛，刘海粟既是一位伟大，更确切地说是自大的“破坏者”，同时又是一位自大的创造者。你可以不认同他，但是，你不能不承认他的艺术作品流溢出的勃发的生命力。看许多艺术家的作品，你只能看到艺术本身；但是，欣赏刘海粟的艺术，你会忽略他艺术上的某些不足，领略到他作品背后精彩的人生。在刘海粟的国画油画书法作品中，我个人最喜欢他的书法作品。那种豪放不羁、横扫六合、自由自在、不按常理出牌的王者风范是当下一般的所谓专业书法家难以企及的。

因一个偶然的机遇，我看到夏振亚先生的部分书法作品，其中有一幅还是书赠刘海粟的：“千秋笔墨惊天地，万里云山入画图。”那书法的气势、格局，所充溢的深厚学养和不拘陈法的旺盛生命力，颇有刘海粟的神韵，绝非所谓笔法、字法、构法、章法、墨法、笔势等通常的书法评判标准所能够衡量套评的。

当然，如果你了解夏振亚，知道他过往的种种“不守规矩”的另类传奇故事，那对他在书法方面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演，就丝毫不会奇怪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著名评论家陈传席先生曾说：书法虽是小道，雕虫小技，但是要写出特色，写出气势，写出情趣，非有渊博的知识，非凡的精神气质，不同寻常的经历，过人的悟性以及时代的底气的支持。当然技巧也必须有，但书法的技巧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名堂，如果不是故弄玄虚的话，所有的技巧，半天时间可以讲完。不练技巧的人，不能成为书法家，一生只练技巧的人肯定不能成为书法家。陈传席教授这番话，活脱脱是为夏振亚所作的注解。

书坛“小兵”一“战”成名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最权威的电影专业报纸——《中国电影报》要更换报头。当时的国家广电部广撒英雄帖，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名家高手的墨迹，启功、吴作人这样的书画界泰斗级人物也踊跃参与。也许广电部觉得堂堂电影圈向来被外界视作人才济济，没有本系统人士的参加似乎脸上无光，有人向主其事者推荐：上海科影厂有个夏振亚，书法了得。于是，一纸通知直达上海，夏振亚也入约请之列。

各方豪杰逐鹿北京，经专家层层评选，无记名投票，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：默默无闻的书坛“小兵”夏振亚书写的《中国电影报》报头战胜书画界群雄，脱颖而出，一举夺魁。

我曾好奇地问夏振亚：“如果你事先知道启功、吴作人也参加题写《中国电影报》报头，还敢不敢动笔？”夏振亚豪气地笑答：“对大师可以崇敬，但迷信盲从似乎大可不必。我对我的书法还是有信心的。当然，当时能够成为题写报头的唯一人选，还是有点‘受宠若惊’的。”

20多年悠悠岁月过去了，夏振亚为《中国电影报》书写的报头，依然夺人眼球，熠熠生辉。夏振亚也一“战”成名，从此，有人在叫他夏导之余，还尊他是自成一家、“德高望重”的书法家，家中求字者更是纷至沓来，欲罢不能。

我认识夏振亚先生比较晚。他是我的长辈，文化界名流，高山仰止。我偶尔到上海科教电影界“串个门”，发现要写上海当代科教电影史，绝对绕不开夏振亚这三个字。科教电影原本是个悄无声息的小片种，但是，“不安分”的夏振亚却让这个小片种闹出了大动静，破纪录地擒获了包括“金鸡奖”、“华表奖”、“文化部优秀影片奖”等在内的20多项中外电影大奖，俨然掀起了中国科教电影的“帅旗”。当年新华社主办的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专门出了一个上海文化大师素描专版，将巴金、贺绿汀、王元化、谢晋、杜宣、夏振亚六人并列，可见夏振亚声誉之隆、地位之高。



夏振亚近照



说不尽的故事都写进了《和海派大师们》

「越界狂人」 夏导导演

张立行



刘海粟在纪录片《画苑掇英》中

频频“越界”不断“反叛”

夏振亚的父亲原本是苏北有影响的实业家，但因为战乱，家道中落。但是，像刘海粟一样从不言败的夏振亚并不为家庭的困厄所束缚。这个之前从未走出家乡半步、没有摸过照相机的乡村青年，居然凭依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出众的文学才情，一举考进上海高等艺术院校的电影摄影系。

毕业后，他最想去的自然是故事片厂，谁知却阴错阳差分到了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，这让当时的“文艺青年”夏振亚胸很闷。但是，夏振亚那从不言败不服输的性格和不循常规的思维再次成就了他。他在电影圈不起眼的科教片中又编又导，“拳打脚踢”，花样百出，大显身手。他将艺术嫁接到严谨的科教片中，在“纯客观”中加入个人的主观感受，频频“越界”，不断“反叛”，如他自己所说，“把深深的感情寄托于科教片中那些光和影……科学和艺术在银幕上不仅可以亲密地牵手，而且可以热烈地拥抱和结合。于是，比兴、象征、抒情、灵动，我将抽象的科学知识化为感染情绪的视听形象，就连‘人造卵’也都拍成了诗意的《摇篮》……”

当初几乎他每部创新之作问世时，在电影圈总会引起一场“风波”。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既不像故事片，也不像动画片和纪录片，更不像科教片，不正宗，属“野路子”。但他艺高胆大，戏称自己的科教纪录片就是“杂种”，“糅百家之长处，融各方之特点，化为我夏振亚的独门电影艺术”。拍电影如此，日后他从事书画创作也是如此“匪夷所思”、“胆大妄为”。

艺术面前人人平等

夏振亚性情中人，但又不像一般的文化人，做事瞻前顾后，拖泥带水。他胆子奇大，谋划既定，行事必果敢，干脆利落。

他曾经编导拍摄过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大型文献纪录片《画苑掇英》，共分《山水篇》、《人物篇》、《花鸟篇》三集，生动地表现了刘海粟、谢稚柳、陆俨少、关良、朱屺瞻、王个簃、唐云、应野平、程十发、刘旦宅、陈佩秋、吴青霞以及方增先等海派艺术大家的风采。当初，拍摄缺少经费，夏振亚竟然“抛开”组织，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写信。领导不仅在来信上批示，而且约他面谈，并决定由市政府直接拨款。

不畏上，不惧权威，艺术面前人人平等。拍片过程中，最精彩的莫过于夏振亚“驯服”刘海粟的故事。86岁的刘海粟听说夏振亚要拍《画苑掇英》，便邀夏振亚到上海大厦聊聊。双方一见面，就起了争议。其时，重新复出的刘海粟声誉如日中天，他对夏振亚提出一个“非分”要求：如果拍我刘海粟，影片中就不能有其他人。但被夏振亚断然拒绝。夏振亚还对刘海粟甩下一句“重话”：“《画苑掇英》肯定要拍甲乙丙丁，如果先生执意坚持（不能拍其他人），我倒怕今后影片完成了，一大批一流的画家一一出现在银幕上，唯独缺少你刘海老，那会给国内外观众留下什么样的遗憾？社会舆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评说呢？我希望刘海老以民族文化大局为重，三思而行。”我行我素惯了的刘海粟乍听夏振亚此番“重言”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夏振亚准备告辞，刘海粟回过神来又是留饭，又是吩咐铺纸研墨，凝神执笔，写下“云水襟怀 松柏气节”八个墨饱气足的大字送给夏振亚，并题款：“振亚同



刘海粟题字：“云水襟怀 松柏气节”

志正腕，刘海粟年方八六”。刘海粟这一“退”，倒让作为晚辈的夏振亚于心不安。

后来，刘海粟每次与夏振亚见面，总是打趣说“我这个狂人总算碰上你这个狂人”。夏振亚也总是不好意思地回答“岂敢，岂敢”。刘海粟与夏振亚不打不相识，他们彼此有太多相似处。因此，夏振亚对刘海粟才了解、理解得比其他人更深。据夏振亚回忆，《画苑掇英》拍完做后期编辑，剪辑师对夏振亚说，刘海老对自己创作的画总是跷大拇指，连说好，有“自吹自擂”之嫌，这样的镜头是否拉掉？夏振亚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不，不但不拉掉，一格也不能剪，镜头全部用足，这才是真正的刘海粟。”

事后证明，《画苑掇英》中，最精彩的就是刘海粟这部分。知刘海粟者，夏振亚也。两个艺术“狂人”相遇，不仅激发了彼此的灵感，更催生出难得的艺术成果。

“逼”上水墨画的“梁山”

常在河边走，肯定要湿鞋。夏振亚从小喜欢书画，有艺术天分，又拍了那么多顶尖画家，耳濡目染，夏振亚不入书画圈谁入书画圈？说起夏振亚画画，那又是一个偶然而又必然的“传奇”。当年，林曦明的“揶揄”，陆俨少、唐云、应野平、吴青霞、方增先等诸大家在一旁的“起哄”“敲边”，把夏振亚“逼”上中国水墨画创作的“梁山”。海上画坛终于又多了一位风格独具的高手。

虽说书画同源，但是，以我一个欣赏者的角度看，夏振亚先生的书法和绘画还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。夏振亚的书法雄浑大

气，刚健潇洒，汪洋恣肆，更多地展现出他性格中洒脱、果敢、阳刚的一面。他最喜欢念叨的是：“挥翰输抒一身傲骨，交朋友讲三分侠气！”这样的座右铭。

但看似“强硬”、倔强、从不言败的夏振亚，其实是侠骨柔肠，内心不乏温情，甚至有些小小的情感的脆弱和软肋。我们从他的绘画中，读到了夏振亚的诗意。夏振亚的浪漫，夏振亚的柔情。他擅长的“夏氏鱼”，是他对自然界生灵无限怜爱；而他典型的《芦苇图》，如梦似幻，是抒情诗，也是小夜曲。只有将夏振亚的绘画、书法包括他的电影、文学创作综合起来观察，我们才能触摸到一个活生生、多侧面的完整的夏振亚艺术世界。如此多姿多彩的夏振亚，你说我们收藏的是他的字画还是人生？



夏振亚在导刘旦宅（左）的一场戏

夏振亚和陆俨少（左）



夏振亚为《中国电影报》书写的报头